

在遥远的莫斯科

ZAI YAORYUAN DE MOSIKA

——棕皮手记·2011

于坚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在遥远的莫斯卡

ZAI YAORYUAN DE MOSIKA

——棕皮手记·2011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于坚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遥远的莫斯卡 / 于坚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506-0482-7

I. ①在… II. ①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6408号

书 名 在遥远的莫斯卡

作 者 于 坚

策 划 人 郭济访

责任编辑 王清宇 朱 敏

内文制作 李 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482-7

定 价 29.80元

目录

昆明，我的私人电影 / 001
大地深处 / 010
米穷日寺 / 024
建水小记 / 032
峻巴村的打渔人 / 041
开始之地——玉溪记 / 049
过小日子的上海 / 064
黄山教堂 / 072
在遥远的莫斯卡 / 076
冰岛小记 / 087
京都记 / 097
果酱——在佛蒙特 / 114
喂 -ai ! / 141
茶三水四 / 146
大师 / 150
中国盒子 / 153
昆明麦田书店 / 156
春至今归我故乡——春节记 / 161
春联与汉字的神力 / 174
种树小记 / 181
色即是空——关于网络世界 / 185
己丑八月十五有感 / 195
奥运会之意义 / 200
棕皮手记 2006—2007 / 204
棕皮手记 2008—2009 / 222

昆明，我的私人电影

我在昆明的五华区出生，长大。后来上学，工作，结婚，生子都在这一块地上。五华区仿佛是我的一部私人电影，胶片永远存放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写过许多关于它的文章，但再次写，总是有新的细节出现，它是一口记忆的深井。

遥远的一日，我在武成路一条小巷的某个四合院里等着长大，天空蓝得像土布，蝴蝶一串串从上面落下来。空气中充满花朵的气味，院子里到处是花，花台上，八仙桌上，窗台上，础石旁边……花香甚至来自房顶，青瓦覆盖的房顶长满了草，开着黄色的野花，一只白猫在草丛中张望落日。我家最早是住在武成路上的福寿巷。这条巷子不长，里面藏着四五个四合院。我家住的这个四合院古老得发霉，墙根爬着青苔，画栋雕梁上结着蜘蛛网，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建造的了。院子里有口水井，盛着一轮月亮，这是我睁开眼

后来我到世界上去走，见过无数的大街，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光辉之路。太阳升起时，武成路的铺面和二楼的玻璃窗子将亮未亮。街道两边已经摆着一只只木桶，那是农民自动摆的，用来搜集各家的粪便。武成路没有化粪池，住户每天早晨到大街上来倒马桶，这是农民的黄金，他们把它挑回地里，就是最好的肥料。倒垃圾马车也来了，车夫爷爷一边摇着铜铃铛，一边在街道中央悠悠地走，像个老国王。马蹄嘚嘚，哪家要倒垃圾，马就停下来，吁吁地喘气，它一看见有人抬着垃圾桶从小巷或者门洞里走出来，就知道人家要倒垃圾，自己就站住了。真是神马，这是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收集垃圾的马车夫很得意，每一家都认识这个垃圾王，大娘还往他兜里塞两个鸡蛋。这些鸡蛋都是自家养的母鸡下的，黎明前的黑暗里，雄鸡的叫声在武成路上此起彼伏。垃圾王精心呵护他的马车，讨好那匹骏马，他在马首上结一串红缨子，他的马看上去可不一般，神情傲慢，扬着头，仿佛是个首领。垃圾王在武成路上走了一辈子，他的领地也包括武成路周边的那些小巷。我从小就认识他，我家后来又搬到武成路上段的铁局巷里，也是他来收垃圾。有一天，收垃圾的换成了别人。外祖母说，他回老家了。

将近中午，街道上的铺子开门的声音就响起来。铺面的门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门板，开门的时间一到，店员卸下门板，将它一擦地捆好，放在一旁。这些门板都标着号码，每一块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我很喜欢看店员卸门板，他卸下一块，铺面就亮起来一块，直到铺面最深的地方都亮起来。然后他扫地，洒水，第一个顾客已经在一旁等着了。武成路上有布店、土杂店、五金店、拍卖行、文具店、裁缝店、中药铺、教堂、馆子、茶馆、电影院、大人书店、小人书店、理发店、浴室、照相馆、卖烧饵块的……这是为过日子，为人们虚度一生而存在的街道，各种设施足够你一辈子流连沉迷，不必再远走高飞。有些门洞里坐着白发苍苍的祖母，好像已经坐了一生，看着时间如何衰老，逝去，而她岿然不动。卖零食的摊主都是老婆婆，守在自家的门口，用个大圆簸箕，里面堆着几个小堆，一堆花生、一堆炒香的葵瓜子、一堆铁豆、一堆松子、一堆山楂。之间倒着个玻璃小盅，每样零食都

是一角钱一盅。武成路上的花园就太多了，每个院子都是，整条街道都看得见花朵，一年四季，它们不是从瓦顶上喷出来，就是从好人家的窗口探出头来。经常，一个大院高门深闭，威严神秘，门口一对石兽冷冷地守着。门吱呀一打开，一群蝴蝶滚将出来。有一只在地上扑腾几下，又挣扎着飞，我逮住它，摸摸它的翅膀，沾了一指头的花粉，又放了。

五一电影院那一带最热闹，那里是武成路的中心，货郎都集中在那里。端午节，电影院周边到处是卖艾蒿的，中秋前后，卖宝珠梨的、卖核桃的、卖毛豆的、卖花生的、卖麦面饼子的，摆了半条街，货郎沿人行道边坐着，有的还背着娃娃来，放开了绣花背带，山娃娃满脸鼻涕，蹲在大人后面玩。卖马樱花的山姑娘总是带着野叉叉的春天来，她们背着满背篓的花，像是个大花篮，还没有走到五一电影院，花已经卖光了，然后她们三三两两背着空背篓去逛布店，她们喜欢买布，喜欢阴丹蓝和大红。

中药铺屋顶的大梁上挂着一团红丝线，草药用小秤称出，摊在土纸上，像些小型的丘陵，然后配药的师傅把药合拢，一包，手向空中一飞，就把红丝线扯下一段来，扎好，把红丝线剪断。我少年时代觉得这根线很神秘，它飘在配药师傅的头上，一个断头，但随时可以把最贵重的药绑扎得服服帖帖，把各式各样的药方联系起来，所有的药都要与这根线联系，不然就无法带走，号脉，看舌苔，开方，交钱，把方子递进去，抓药，秤，倒在纸上，包起，最后，结束于一根线。似乎，治好病的不是药方子，而是这根线，只要用它一捆，药就神了，任何病都会好的。

五一电影院的售票窗是个比我的头稍微大些的小洞，售票员有时候坐在里面打盹。我就知道这时候看电影的人不多，可以混进去了。我偷偷地钻过门口挂着的黑帘子往里拱，查票员抱着手电筒坐在椅子上打呼噜。电影已经放了一半，我找个空位子坐下，贪婪地看起来。正在放《地道战》，这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百次，几乎背得出每一句台词，演员演到哪里，还没有开口说话，我就把台词模仿着他的声音说出来了。我最激动的是捏着票，在黑暗里跟着查票员去我的座位。我挨着那些正在黑暗中张着嘴巴的人们的膝盖，

一个个磨过去，查票员的电筒射出一道光，指着我的位子。然后他的光熄灭了，银幕上，另一个世界的光亮起来。

每年春节要到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我们三兄妹去裁缝铺做新衣服。裁缝是个戴眼镜的伯伯，量裤子的时候，他总是捏捏我的腰说，娃娃，站直了。这句话影响我的一生。我的裤子一年比一年长，站直了，才量得准。后来在世界人生中，我经常默默对自己说，站直了。类似的话也来自我母亲，这句话她对我说了一千遍，于坚，走路，要抬头挺胸。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话。她说，走路，要抬头挺胸。她每天步行到盘龙区的明德中学去给学生上数学课，拎着一个花布包包，里面装着教案和钢笔，从武成路走到顺城街。我家搬到西仓坡后，她就穿过翠湖。她一直走路去学校，一直走到退休，从来没有迟到过，她最后被评为高级数学教师。那时候我父亲英俊年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总是吩咐裁缝用最好的布料和最新的样式给我们做衣服，他并没有多少钱，那时候这个国家谁都没有钱。他像个现象学的哲学家，体面就是本质。这使我从小就对高贵的事物、现代的事物怀着向往。我父亲是四川人，见过大世面。他在沱江边的一所深宅中长大，后来毕业于民国时代最后的中央大学，跟着刘邓大军来到云南，就此爱上五华区，终老于此。

洪化桥旁边有一家茶馆，在里面给茶客继水的是一个背锅（驼背），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好，生病后落下残疾的人经常可以见到。有个词叫做麻子，就是出天花后，脸上留下的疤痕。现在医学进步，在新的一代人中间，麻子和驼背已经基本绝迹了。没有人知道背锅的年纪，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我没喝过他倒的茶，只是看着他倒茶。他不是倒茶，而是在演戏，动作非常优雅，好像倒出来的是琼浆玉液。

翠湖是我的天堂。武成路几乎每条小巷都通着翠湖。我小时候在里面学会钓鱼，学会游泳，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在里面背习题，恋爱的时候在里面找座位。现在经常去里面听民间音乐会，翠湖每天都有数十个自发的小型音乐会在举行。闹市里藏着这样一个林木幽深、湖光潋滟、庙宇林立的地方，真

是福气。世界上湖多的是，但像翠湖这样的位置还真是不多。车水马龙的地区，没出现购物中心，忽然，连天乔木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个湖，位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那样的核心地带，在别的文化中恐怕不可思议，黄金地段，却闲着。同样是黄金地段，恐怖分子可以摧毁世贸中心，却没法摧毁翠湖，那一个是无。对于本地居民，翠湖却是一个教堂那样的地方，里面供奉的不是上帝，而是原生态，原生态是什么，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那种载我以生，载我以死的大块，李白“大块假我以文章”的大块。这个教堂教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天然、安然、怡然、悠然、淡然、浑然、阒然、释然、飘然、幡然……的世界，如果悍然硬插，灾难是预设的，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

翠湖中间有个图书馆，是个红楼梦里面潇湘馆那样的地方，玻璃窗，外面是湖影波光，周围是长廊柳树。我青年时代经常在里面读书。西南联合大学时代，许多作家诗人都在这里看书，图书馆里面的座位是藤椅、条凳，教室里可以记笔记的那种叫做火腿桌的椅子，什么椅子都有，还有草墩。桌子是长桌，桌子边被各种袖子抹得发亮。我有时候闻见沈从文的长衫的气味，有时候瞥见汪曾祺躺在藤椅里打鼾，他们都是我心仪的作家，我多年研习他们的杰作，深有所得。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图书馆。书藏在二楼，你查到要看的书，写在卡片上，楼上的图书管理员就把书装在一个吊着绳子的藤编篮子里放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找书的图书管理员，多年后我找到了他，当我读到博尔赫斯的书，我知道了，他就是那个图书管理员。

我家在20世纪80年代搬到翠湖西面的西仓坡。我家在四楼，楼下就是诗人闻一多被枪杀的地点，从我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后人为他立的殉难碑。我把这个看成我与诗歌的一种缘分。有一天我带着一大群诗人来到这里，点上红烛。

五华区因为五华山而得名。1966年，我家搬到五华山上，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五华山上立着钢架巨塔，是民国时期模仿巴黎埃菲尔铁塔建的。它是昆明最高的建筑。昆明的少年们要比谁的胆子大，就去爬那个铁塔，爬

到顶上的是好汉。铁塔在高原吹来的大风中摇晃，随时要散掉似的，我在塔下面听着它哗啦响动，双腿发软。我一直想爬上去成为好汉，但是我始终不敢。我的同学中有人爬到了顶，他成了我们班的老大，男生都听他的。多年后，我登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我坐着电梯上去又顺着梯子走下来，仿佛我终于成了好汉。

圆通山是翠湖天堂的保护屏，林木幽深。动物园里的豹子经常在深夜长啼。有一天我们院子里的一位大哥在农场捕到一头小豹子，我们把这个小猫般的家伙玩了几天，跟着他把这个小豹子送到圆通山，给了动物园，我不知道这只豹子现在怎么样了，是否还在世上。这件事情闯了大祸，老豹子包围了农场，盘桓半年才离去。那时候，我们经常谈到豹子，它吃人的故事到处流传。圆通山满山是花，春天，花开得半个天都是红的。有一次，我走在海棠树下，忽然，一些句子出现了，这是1973年，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首新诗：

我沐浴着月光在草丛中漫步
蟋蟀们拨动了欢乐的琴弦
像在寻找伴侣又像在倾诉衷肠
这美妙无比的音乐啊
把我带进思想的小湖
平静的湖水啊
闪亮的涟漪下是绿色的深渊

沉睡吧 夏天的翠园
我只把这句话留在你长长的梦境
当生命属于我自己的时候
我要为你画一幅最美的春天……

《夏天的翠园》1973

云南大学建在与圆通山相连的另一座山上，山前的树林里住着古老的松鼠，我相信它们是昆明城里最后的原住民。我在云南大学读书的时候，经常站在会泽院的楼顶，看着它们玩。我少年时代就知道我有一天会进云大读书。云大是昆明城的骄傲，我少年时代不知道是谁在里面教书，但是我崇拜这所大学。它的建筑物给我古罗马神殿的感觉，特别是秋天走在物理馆的楼下，高大的银杏树光辉灿烂，风一来，满地落叶滚滚。我瞥见隐藏在树林后面的暗红色的巴洛克风格的大楼，时常感觉里面住着的就是那些写作了放在图书馆书架最高一层的那些精装书的作者，或者他们的幽灵。我甚至看见有张惨白的脸在某个窗口沉思。我的教室在会泽院一楼的左侧，从窗口可以看见映秋院。一到春天，那棵老海棠就换上粉红色的花衣裳，探头进来看我们上课。有些课是在对门的教室上，那边的窗子外远远地卧着西山，有个讲古代文学的老师每讲几句，就要看看西山，仿佛那是他的老师。小时候知道有个大学在城里的一角等着你，时间到了，你成为里面的学生，这就是伟大的城市。

在五华区，我结识了许多相处一生的朋友。他们有诗人、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我经常感觉这地方正在发生着“文艺复兴”。我们在尚义街六号谈过这个话题。我记得那些遥远的夜晚，我们这些将要成为诗人、作家、艺术家的人在武成路与翠湖之间的街道小巷闲逛，彻夜长谈。有时候我正在翠湖边上发呆，忽然有人用一叠纸在我头上敲一下，啊，是诗人杜宁，他刚刚写了一组诗，正在到处找读者呢。立即展开，当场朗诵。从春到秋，总是有人在某栋小楼的二楼吹笛子，有人在用老唱机放萧邦或者贝多芬的某一乐章，有人在一棵老树下讲故事，周围围着一群麋鹿般的耳朵，有人在弹吉他，有人在拉手风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并非古代的传说。

五华区，谁也没有考证过是哪五华，我记得年轻时候将王勃的《滕王阁序》背得滚瓜烂熟。“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文学总是导致想象，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南昌，我一直把王勃当成

昆明人，他写的就是昆明五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就是滇池。

有一次在火车上，大家说起自己的家乡，这个世纪的流行的风气是“生活在别处”。八个人，七个都以在外面奋斗为荣，在深圳，在纽约，在北京，在巴黎……只有我说，哦，我是昆明人，我在那里住了一辈子。

大家很惊讶，我接着告诉他们，我是个诗人。

2009年9月9日 星期三

大地深处

有些树散布在山谷，谷底泉水淙淙。五月，绿叶欣欣向荣，风稍微一吹，树枝就大鸟似的挣扎着做出展翅欲飞状。树身灵动浪荡，招摇多姿，想不到结出的果实却那么难看，坚硬干涩，黑乎乎的一小团，这是核桃树。什么树结什么果，在春天可看不出来，感觉每棵树最后盛开的都是花朵。核桃树是前几年种的，前年开始结果，全乡种核桃树的都发了一笔财，去年却一个核桃也没有挂上，老天爷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今年会不会结呢，还看不出来。这个乡的口号是，以核桃立乡，以核桃致富。标语贴在乡政府的楼前，给我深刻的印象，看来，人们还是信任大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德包括赐予我们核桃树。立乡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乡几千年来一直都立着，彝族人的乡，叫做桂花。但致富就很难说了，富是个无底洞，纽约、上海、香港，那是富。桂花乡的目标如果是跟着这样的富走，那么是否能够富起来

可就不一定了。什么是富起来，大地上的人们今天很迷惘。过去，一家人有个两三亩地、几棵果树、一头老牛、几匹马，以及狗啊猪啊鸡啊什么的，那就是日子好过了，闲下来就唱歌跳舞绣花喝苞谷酒去了。舞蹈家说，云南是歌舞之乡，歌唱家说，云南是民歌之乡，想想，如果真是穷得天天发愁，哪来那么多歌舞。云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是大地的丰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知足常乐，云南地方的人总是笑眯乐呵的，因为云南水土养人，不是养富人，而是养普遍的知足乐天之人。现在呢，每天看电视，那塑料盒子里宣传的富，是开着闪光的奔驰轿车，跑在摩天大楼下，这地方可没有，以那种标准衡量，桂花永远是一穷山沟。一般来说，大地献出核桃，只是够当地人吃而已，并不是为了使人更富，核桃是有限的。那样的富，必须把核桃连根拔掉，重新挖坑。这地方已经盘出核桃 1.6 万多亩，花椒 1 万多棵，白芸豆年产量 350 吨，小杂豆年产量 150 吨……还有牛、羊、马、荞子、板栗、土豆、松茸、牛肝菌、树木、草叶、矿泉水、各式各样的鲜花，四季不败，八月桂花盛开，香得桂花天空的云飘到哪里，哪里都要投下香影……大地也就给那么多，352 平方公里，够也是这块地皮，不够也是这块地皮，多一分都没有。桂花人知道大地在黑暗里管辖着限度，知道适可而止。所以，桂花乡每个村子里，都有一棵祖先传下来的大树，谁也不敢砍，被当做神灵祭祀着，以示对大地恩德的不敢须臾忘记。

我在一棵这样的大树下遇到了老米。他家没有汽车也不用手机，有的是一排两层楼的木楞房，七八间，其中一间堆着玉米、核桃、大米、土豆，还挂着腊肉、干椒。一群黑山羊，十三或十五只鸡（从来没数清过），五棵核桃树，两亩地，十几盆花，一只狗等等。他看见我正在村子里溜达，就请我去他家住，好嘛，就跟着进了他家，客厅里有电视机，厨房里却支着火塘，烧柴。他夫人女王般地吆着牛回来，穿着彝族人祖传的衣裳和裙子。这种衣裳很有讲究，小姑娘穿的是一种，媳妇们穿的是另一种，老妈妈穿的又是一种。他夫人穿一身黑，锈了些花边，朴素庄重。劳动，穿了这一身，那就是女王在劳动。清早起来去把地耙了一遍，洒了些种子、干粪，泥巴在裙子的

后摆上甩着几块。把牛关去圈里，望见楼梯里的灯没有关，皱眉头关了，就过来厨房扒火。彝家人的火塘是不能熄的，她自有办法使它不熄。对我们笑笑，说了客气话，就支起锅子，和些荞麦面，用个棉布擦子在锅底上搽些生香油，就开始烙饼，一会儿，房间里就飘起香气。黄生生的荞饼端上来，又舀来一小碗蜂蜜，拿来些核桃，老米打开一罐自己酿的荞酒，奇香，盖过了荞饼的香。我们就一边喝荞酒，嚼着饼，一边说话。老米的汉语讲得不好，还算是村里讲得最好的，许多人基本不会讲。我们说了半天，主要是说他的核桃，他的酒，有时候公鸡在其他鸡的簇拥下走进来高傲地视察一番。这个村家家户户都差不多，彝族传统的木楞房，每家都是一长排。十几户人家，错落在一个山坡上，与一群古松为邻。本来没什么人搭理，从公路到这个村，要步行一个小时。忽然，旅游者误入歧途，看上了这些木楞房子，惊呼，太美了。于是乡里面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修了简便的土路，在这个村搞起农家乐，旅馆是现成的，粮食、腊肉、矿泉水、星星、月亮、风……所谓的“原生态”，都是现成的，原在。太阳一落山，夜就回来了，依然像童年时代那样纯粹。天黑定时，月亮辉煌地升起来，照得万籁俱寂。在我们那边，都以为大地上没有光，所以造了大量的灯，夜晚被管制起来，自惭形秽。我以为老米是村长，他却不是。但我总觉得他是这个村的德高望重者之一，他那么富有经验，那么从容，肯定见过沧海桑田，但说不出来。我们说起那棵松树，在村里的松树中，它显而易见是长老，苍茫，皱纹深刻。老米说那就是寨树嘛，每年年头都要祭的。谁领着祭呢，老米说，就是我。哦，我怎么觉着他不同凡响，原来他就是村里的毕摩（祭师）。他是我在村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诗人住在毕摩家里，缘分。天亮时自然醒来，鸡鸣，红日在山头上蹲着，老妈妈已经坐在火塘边支起锅子，炕着荞麦饼了。又是荞麦饼、核桃、蜂蜜、荞麦酒，如果以为吃海鲜才是富，那就永远富不起来了，只有背井离乡。各有各的富法，你的富不是我的富，这是个道理。

桂花乡很容易被忽略，县城出去七十多公里的地方，偏离国家投资的柏油公路，朝着那排杨草果树或者滇朴拐进去，里面藏着一条土路，通往桂

花。人们常常被柏油公路误导，去哪里都顺着它，其实好地方藏在公路线外面那些地图上的空白处。这种误导相当深，不只是路的问题了。如今，所有的县城都建在高速公路边上，怀着对地名后面隐藏着的不可知的好奇心翻山越岭而来，进去后却总是大失所望。每个县城都一模一样，大城市的不伦不类的赝品。县城已经干净彻底地消灭了地方性，比大城市还彻底，大城市还有许多传统的死角，经常闪回般地由彩色照片变成黑白照片。县城却千篇一律，除了方言和烹调秘方岿然不动，其他荡然无存，新世界无非是一条或两条灯光灿烂的冷嗖嗖水泥大街，水泥厂和玻璃厂的豪华部分，一批气派堂皇令人望而生畏的机构，一切只想着象征繁荣，汇报政绩，不考虑怎么过日子。一到夜晚，大街两边全是反射着路灯的卷帘门，贫乏苍白，像是人去楼空的工业产品展览会，粗心人连自己的家门都找不到。以前的县城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土特产的集散地，四面八方的人都愿意来，逛街时那个叫人山人海，那个叫车如流水马如龙。炫耀秋天的收获、夏日的新鲜、春天的茂盛、冬日的结实；炫耀新衣服；炫耀家酿的美酒、腊肉、咸菜、卤腐；炫耀家养的公鸡、母鸡、耕牛、肥猪；炫耀自家种的大萝卜、青菜、南瓜……暗中较着劲呢，你今年卖得好，我明年种得更好。小伙子们牵着骏马呼天抢地，大姑娘们野山雀般唧唧喳喳，老人家走走停停，什么都要摸摸，瞅瞅……如今的县城，玻璃是好玻璃，水泥是好水泥，钢筋是好钢筋，铝合金闪闪发光，停车场上汽车钢片闪成新闻发布会，交通信号就是无人问津也是红灯亮过跟着黄灯、绿灯。这个旮旯那个部门还配置着进口的这样那样，正规，整齐，横是横直是直，没有脏乱差，洗手间挂着便后干手用的热风机，已经与世界水平大略接轨，可惜只是办公开会的好地方，提拔升官的好地方，谈恋爱吃喝拉撒声色犬马过日子就嫌寂寞冷清贫乏无聊。县城中间，一律是个太阳大的广场，如果不搞大型演出，那地方就是撒哈拉的小沙漠，夏天热得残酷无情，冬天冷到过路人都会绕着走，风大。

傍晚，人群沿着公路往广场走，那里要搞文艺演出，这种活动千载难逢，一年也就一两次。县城平时很冷清，茶馆绝迹了，逛街本来是县城最好